

耳边又响起他的乡音

——走进梁斌红色印记馆



宋安娜

那天上午阳光很好,坐落在宁河区张老仁村的梁斌红色印记馆举行开馆仪式。方方面面和四里八乡的人聚在这里,头顶、双肩都晒得暖暖和和的。随着人流进馆,我忽然想起一段往事:三十多年前,天津日报一群喜爱孙犁先生、梁斌先生作品的青年编辑记者成立了“孙犁、梁斌研究小组”,因为我负责文艺部工作,故而张罗一些活动。记得第一个活动便是请梁老来报社讲课。那时候报社还在鞍山道上,会议室不大,把着路口,室外一个转角大阳台,阳光直射进来,铺满长长的会议桌。梁老一个人坐在上首,背对着阳台,我们年轻人就坐在他对面。梁老说,今天就讲讲孙犁。梁老那年有八十高龄了吧,他讲啊讲啊,讲了三个多钟头,从冀中抗日烽火里的情谊讲到文学创作的成就。阳光正照耀着他的头顶和双肩,他的蠡县口音朗朗地在会议室内回荡。

本世纪初,中央电视台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《红旗谱》,需要一个河渠纵横、芦苇茂盛,酷似白洋淀的外景地,摄制组选择了水系丰沛的宁河。湖边搭建了锁井镇,芦苇丛藏起游击队的小船。拍摄完成,当地利用这个外景点位建起一个红色经典旅游点。后来为了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,宁河区决定异地重建这个旅游点,将每一件展品都完好地保存起来。如今,宁河区布局“潮白新河红色游”,梁斌红色印记馆终于在张老仁村开馆,精心保存的展件也得以再现。梁斌红色印记馆将与“重走方舟路”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点位,共同串起一条红色研学线路。

梁斌红色印记馆展示内容分四部分:第一部分“忠诚的

共产主义战士”,展现梁斌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革命生涯;第二部分“高擎真善美火炬的文学战士”,系统呈现《红旗谱》三部曲的创作历程、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;第三部分“大地之子心系人民”,彰显梁斌对人民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;第四部分“开创红色文人画”,全面呈现梁斌独具风格的书画艺术和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涵。800平方米的展厅做了丰富的设计,除了展出梁斌生前工作生活的历史物件、手稿、书信、出版物、书画作品及相关历史影像资料外,还设置了多媒体影像、场景还原,同时引入AI(人工智能)虚拟“数字人”技术,打造“时空对话”沉浸式体验环节,实现观众与梁斌先生的跨时空交流。

我在序厅里久久徘徊。正面是题为“大地之子·红旗高擎”的大红主题壁,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参观者带入展览的主题。右侧,用整个展壁展示了“跨越50年的生命之作”《红旗谱》三部曲的创作过程。梁斌的小说处女作《农村的骚动》发表于1933年6月11日《大公报·小公园副刊》,其间经过1936年发表《夜之交流》、1943年发表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、1957年出版《红旗谱》、1963年出版《播火记》,直到1983年三部曲第三部《烽烟图》出版,整整历时50年。

梁斌的处女作《农村的骚动》是他沉潜于北平图书馆时期的产物。1932年,保定二师学潮爆发,梁斌被反动政府通缉,被迫亡命北平,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合会,整日在北图读书。那时,他脑子里装进许多书,三十年代中国文学、

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(三)

石上生花

——西井峪村景观营造记

魏煜琪 田恬

在蓟州盘山脚下,群峰环抱之中,藏着一座“石头的村庄”——西井峪。“四面青山如屏,中央凹地似井,故名井峪”。村中石墙、石巷、石屋依山就势,斑驳错落,灰白与青褐交织成一幅大地浮雕。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,也是石头与人类共生千年的活态见证。

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,西井峪村村民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。钢筋混凝土悄然取代了费时费力的砌石手艺,新屋拔地而起,老巷日渐冷清。一边是乡愁的呼唤,一边是现实的需要;一边是设计师眼中的“文脉”,一边是村民心中的“好日子”。如何让保护不成为负担?如何让发展不割裂记忆?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2017年,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的设计团队走进西井峪,并未急于挥毫泼墨,而是提出一个朴素却有深度的主张:“做看不见的设计”——不是用图纸去覆盖村庄,而是用尊重去唤醒村庄。设计团队深知,乡村不是一张白纸,而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;设计师不是作者,而是读者与协作者。

于是,“石头与食物”成了这场营造的核心语言。本地石材、本地作物,就地取材、就地建造。干砌石墙不再只是围合空间的工具,更被赋予排水、挡土、休憩、观景等多重功能。设计团队与村中石匠并肩而立,反复琢磨:好料用于承重,碎石填入缝隙;纵横交错以抗侧力,留缝透气以利排水。每一堵墙,都是一场对话的呈现;每一条巷,都是一次合作的成果。

更重要的是,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角。周志华过去是西井峪村一位普通村民,如今却成为村里有名的“石头匠人”。他最初只是参与村口广场的修建,后来重拾祖辈传下的砌石手艺,最终亲手改造自家院子,开起了石头民宿。“以前觉得老石头土气,盖新房都用水泥砖。现在才明白,这是咱西井峪的根。”他说这话时,正蹲在院门口修补一段石阶,动作熟练,眼神笃定。

四年光阴,没有一张“终极蓝图”,只有点滴浸

润。荒废的坝台被巧妙改造成兼具停车与观景功能的石阶广场;杂乱的角落整理成邻里共享的小菜园,种着萝卜、白菜和玉米;曾经断头的石巷重新连通,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与温度。村中一口老井被清理修缮,并沿用原石复砌,水仍清冽——它不再仅供汲水,而且成了村民闲话家常的聚集点。

在这场“唤醒村庄”的改造中,传统技艺也重获新生。2018年,“西井峪村砌石技艺”被列入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不仅是对一门手艺的认可,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肯定。石头,终于开出了文化的花。

如今的西井峪,民宿嵌于老屋间,书店藏于石院中,咖啡香飘石巷,游客纷至沓来,而村民的笑容里多了一份从容与自豪。这里没有突兀的“网红打卡点”,没有刻意雕琢的“仿古街区”,只有自然生长的烟火气与诗意。一位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:“这里的美,是长出来的,不是贴上去的。”

设计团队始终相信:最美的乡村,不是被“设计”出来的,而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,没有强加审美,而是搭建桥梁——让村民看见传统的价值,也让外界读懂乡村的逻辑。所谓“看不见的设计”,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陪伴与引导。

石上生花,不在奇巧,而在共生。西井峪的故事告诉我们:真正的乡村营造,是让石头继续说话,让村民继续生活,让传统在当代找到自己的位置——既不忘来路,亦能走向远方。

当夕阳洒在斑驳的石墙上,村口的老槐树下,几位老人围坐闲谈,孩童在石巷间追逐嬉戏。那一刻,石头不再是沉默的建材,而是承载记忆、孕育希望的温床。西井峪,这座被群山守护的石头村,正以最朴素的方式,讲述着乡村振兴的一种可能:不靠大拆大建,而靠人心唤醒;不靠外部输血,而靠内生力量。

石上生花,花自民心。

(魏煜琪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;田恬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九院总景观师,高级工程师)

前度有个叫“一五老师”的博主在网络上发文和视频,指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西厢记》一书中有几处百处的错误,闹得沸沸扬扬,虽语带调侃,但出版社也要深刻反思。随后,又有人指出中华书局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物上的错误,这几家都是国内顶级的出版社。我曾在2021年第四期《天津文学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给中华书局挑眼》的小文,指出其出版的《论语译注》《刘子校释》以及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等书中出现的错误。这些错误之所以出现,一则是学术水平欠缺,更重要的是浮躁和缺乏责任心。编校人员首先要坐得住,要有耐心,更须细心。像“一五老师”指出的薄薄一本《西厢记》竟有几百处错误,怎么也不说过去吧?

还有一些出版物上的错误是匪夷所思。我在2017年五月号《书画世界》(安徽美术出版社主办)上发表的一篇题为《生为华夏人,死为中国人》的文章,介绍吴玉如先生,其中的文字和照片我校对再三,还一再叮嘱责任编辑千万不要出现讹漏。可是出版后,吴玉如的肖像照竟

然换成一张手拿烟卷的不知何人的照片,令我很气愤。随后,责任编辑苦苦哀求我千万不要向出版社领导反映,否则轻则扣发她的奖金,重则会受到处分,弄得我也无可奈何,只好提醒她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,杜绝犯此类错误。

无独有偶,这种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,还发生在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老牌出版社身上。2019年版的《蒋梦麟述怀》一书,封腰照片竟弄错了。蒋梦麟

近年来,常常可听到身边的人感叹某人或者某事物不能给自己带来“情绪价值”,一时之间,这四个字充斥于社交媒体、日常对话,甚至是商业领域的广告文案里。让人上瘾的,有“泛滥”趋势的情绪价值,到底是“好东西”还是“坏东西”?

据央视财经官方微博1月6日报道,2025年情绪消费强势崛起,超万亿元规模的市场正在形成,成为消费结构中最具活力的新增长极之一。从全球范围看,情绪价值经济已渗透至潮流、文旅、宠物、餐饮、科技产品等多条赛道。在我国这一趋势尤为显著,青年群体成为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,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.63万亿元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2.31万亿元,2025年将达2.72万亿元,2029年将突破4.5万亿元。

情绪价值的流行,与其说是一次单纯的消费升级,不如说是当下社会结构变迁与个人心理活动深度互动的集中体现。当代人的情绪价值已不再是单纯的心理学术语,而是指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否提供稳定、舒适、愉快的情绪环境与反馈,是一种社会互动能力,也是衡量一段关系能否持续的关键指标。它所承载的,是人们对舒适关系、精神支持与情绪理解的强烈渴望。

现代社会原子化趋势使人尤其是青年普遍面临情感结构的松散化,传统亲缘、地缘的凝聚力被削弱,深度关系链条变得稀薄。在体验到更多自由的同时,人们也体验到更多孤独,容易陷入深度关系缺失的状态,关于情绪价值的消费与索取便成为一种补偿性选择。在“搭子文化”“线上陪聊”“树洞倾诉”等场景里,人们以极低成本、弱绑定方式获得了可控边界的陪伴体验。这种关系既回避了熟人社交中的越界行为,又满足了被聆听、被理解的需要。弱关系的轻盈感与即时性,在虚拟互动中被无限放大,使情绪价值成为解决孤独感的最佳经济方式。

情绪价值与时间焦虑密切相关。科技进步与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,使人们处于被催促、被推进的生活状态,时间成为必须不断追赶的压力源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情绪价值能够通过即时反馈、轻量愉悦与情绪暗示来对冲时间焦虑。短视频的情绪节奏、乙女游戏的恋爱体验、云自习室的沉浸陪伴,都让人得以从加速逻辑中暂时脱身,获得片刻的休整与喘息。人们通过构建积极情绪或借助虚拟情绪产品实现自我安抚,以对抗由快节奏生活带来的边缘感与失控感,情绪价值在此成为一种心理避难所。

在绩效主义、结果导向的社会压力下,精神内耗现象也使得人们通过情绪价值构建心理防御机制。“发疯文学”的流行表达,实际上是以夸张的文本形式进行情绪排解,通过自嘲与共鸣抵抗由内卷带来的精神损耗,借此恢复心理能量。情绪价值在这种内耗环境中成为一种自救机制,使人们在彼此之间形成情绪共同体,通过共享情绪经验获得理解与力量。

此外,数字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将情绪价值进一步放大与固化。短视频平台以情绪化内容最容易获得停留与互动为依据,通过精准推送不断强化用户偏好,构筑信息茧房,使人沉浸于与自身情绪结构高度吻合的内容池中。各种信息平台在追逐流量与转化率的过程中,会主动推送更具情绪刺激性的内容,从而使人不断消费情绪价值,并形成依赖性循环。在这一过程中,情绪价值成为人与算法共同塑造的产物。

然而,情绪价值并非没有风险。其一,情绪价值的泛化容易导致心理上的外部依赖,例如,依赖短视频调节情绪、依靠第三方获得安全感,这会削弱个体自主情绪调节能力,最终形成难以摆脱的依赖,从而滋生情感诈骗、情绪操控、过度沉浸等社会问题。其二,情绪价值被滥用时会加速社会关系的工具化,例如,“搭子关系”若成为主要社交方式,可能使深度关系建立能力退化,使人习惯于“可随时退出”的情绪交换,而缺乏对长期、稳定关系的耐心与责任。其三,市场容易以情绪价值为诱饵诱导人们进行非理性消费,例如,直播拆卡通过情绪节奏强化购买冲动,使情绪满足与消费行为发生错置关联。

正确理解情绪价值需要回到理性、关系与成长三个层面。首先,情绪价值不能被视作一种随时可得的服务。它不是对他人无限索取的理由,而是一种源自真实、稳定、互惠的情绪互动能力。要识别伪情绪价值,包括以情绪操控获利的博主、主播或商业行为,以免在亲密关系或消费中被利用。其次,情绪价值必须与情绪边界意识相结合。外部情绪支持可以作为辅助,但不能取代内在情绪调节能力。提升自我情绪素养、增强心理韧性,是避免情绪依赖的根本方式。最后,社会关系不能完全建立在弱关系与轻量情绪交换之上,深度关系的意义需要被重新理解。真正的陪伴不仅来自舒适的情绪反馈,更来自共同承担、共同成长的责任。

当下互联网深度影响人们的生活,但人更应当重建情绪主导权。算法塑造偏好,人们应主动选择内容、限制沉浸式刷屏,构建自己的信息边界。在消费行为中,必须意识到情绪价值被资本包装的机制,避免情绪满足与购买行为的绑定。同时,人们应更多以提供者而非索取者的身份理解情绪价值。情绪价值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从外部索取多少,而在于个人能为他人带来多少理解、支持与善意。一个能够创造情绪价值的人,比一个不断索取情绪价值的人更具内在力量和社会责任。

情绪价值不是“坏东西”,而是现代社会情绪结构变化的自然产物,是人们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合理追求。情绪价值也不是“万能钥匙”,一旦超出边界与限度就会引发风险。理解情绪价值的正确方式,不是迷恋它、依赖它,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与世界相处的能力,一种观照自我与他人的方式。一个成熟的当代人,不仅懂得如何从关系和生活中获得情绪价值,更懂得如何在工作、社交、家庭与社会中成为情绪价值的创造者,让自己的存在成为他人的支撑与依靠。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,情绪价值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一个人成长、培育健全人格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力量。

漫谈情绪价值

李杨



李杨

红楼微语(十五)

黛玉的还泪

魏暑临



洁上丛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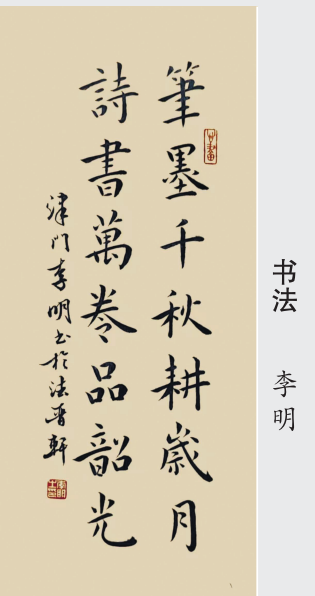
举,全然是自发的、单一维度的、无逻辑的、痴情的,也正因此,才是不再求任何回报的、无条件的、高尚纯粹的、真情的。也许黛玉的一些表现在很多人看来达不到这层高度,但这也正是要把绛珠和黛玉放在一起审视的原因,若无绛珠,则黛玉的光辉大为逊色。

也正因绛珠、黛玉的爱具有上述特殊的性质,所以她的爱情不是纯粹“欲望”的,纵使爱欲、被爱欲也是欲望的构成,但黛玉的爱与被爱,因为绛珠的底色与前提,就必然超越欲望的藩篱。这或许是雪芹的超越之处?

王国维曾化用叔本华的理论,用“欲望”来解读《红楼梦》的主旨,固然不足取。钱钟书《谈艺录》曾论其“于叔本华之道未尽,于其理未彻”,乃假设若真正结合叔本华原著而可能产生的宝黛爱情的结局即“良缘虽就,而好述渐至寇仇,‘冤家’终为怨耦”,说白了就是得不到时相思相慕,得到了就疏疏渐厌。钱氏此一假设确合叔氏理论,但也只能证明叔氏理论根本不适合《红楼梦》,若真是这种悲剧,就成了俗世小怨偶,即便脱了才子佳人说窠臼,又与庸俗言情小说何异?

叔本华《性爱的形而上学》说:“既遂的恋情,收场不幸的恐怕比幸福的还多。”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姑且不论,只说既遂而不幸的爱情,其原因大概是厌倦、矛盾、误解等,而多数以欲望不能实现为总前提。欲望就是有条件的,爱与被爱彼此即互为条件,而一切情感只要有条件,就不是无私的、纯粹的、博大的、可无限牺牲的。必须承认,这种无条件且不求回报的爱在世上本就存在,而黛玉的爱,因前世今生的设定,正该如此。

必须指出,钱先生虽依叔氏理论模拟出上述结局,但并不认可,他赞同现存后四十回的结局“更为切事人情”但我们仍然觉得,正像有些红学家指出的,黛玉最后泪尽,是还泪的偿债所愿,不是带着无限的埋怨愤恨而死去的。



书法

李明

满庭芳

第五四二期

先生大名鼎鼎,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之久,是对我国教育事业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。《蒋梦麟述怀》一书的封腰用的是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之照片,此书内文中印有蒋梦麟先生的遗照没有错,两相比较,正误立判。如果在编校上略细心一点,也不至于犯如此离谱的错误。说一句痛心的话,出版界不是应该“刮骨疗毒”了!

另外,附带说一下,错别字也是公共视野中的大忌,这不仅仅是对出版社而言,对于城市名片尤为重要。曾见一名人旧宅外面的招牌,将此人名中的一个字写错,后经热心市民指出方才改正过来。这个事例提醒相关行业的人,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作为城市名片的历史风貌建筑,在整理、修缮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上,都必须必要谨慎、用心,尤其是要尊重史实,避免类似错误再出现。



拾柴篇